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祭公謀父甫○祭畿內之國謀父所封時為王卿士諫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買耀明也觀示也兵一句領起全篇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戢取也時動如三時務農觀則玩玩則不震玩顛也震懼也則威四句

觀之意是故周文公之頌曰交周公之謚頌時一正一反以申明不可

載用也囊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引證不觀兵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允王保之肆陳也時是也中國曰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先

祭公諫征犬戎古觀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愛弟

此而民之情性未阜其財求阜大也夫義婦聽所以慈民之德也弟

有不歸于厚者焉阜大也夫義婦聽所以慈民之德也弟器用如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內明利害之鄉如字○得教養

害鄉猶言所在也明利以文修之一句包下修意五鄉為利失教養為

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實使務利而避害

世后稷后稷舜時農官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密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

之哀也謂啟子太康棄稷弗務棄廢也廢稷之我先王不密周禘給文武

通謂之王必先不密故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堯封棄于邠至邠西

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業農時序其德同修其緒序布也纂

也訓教也典法也三其字指棄而言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寫其不敢怠業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王皆繼其德而弗墜○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

善成堂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武王亦是

德商王帝辛大惡烏故於民幸紂名也大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只是羅

致戎于商牧商牧商郊牧野四字便見武王不得已而用兵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

制以轉入征夫先王之制一貫到底邦甸侯甸服邦甸侯甸服事也以皆田賦之

犬戎之非甸服王城之邦外侯服邦甸侯甸服外侯服事也以皆田賦之

故謂之甸服王城之邦外侯服邦甸侯甸服外侯服事也以皆田賦之

外四面皆五百里也邦甸侯甸服外侯服事也以皆田賦之

賓服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戎翟荒服遠以其荒野故

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甸服者祭祭于侯服者祀祀于賓服

百禮也一層詳五服之職日祭日祭日祭

祭公諫在大武古觀三

終世至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三層先王之訓也後照應妙有

言五服之地有遠近故其供職有疏密先王之訓也後照應妙有

不祭則修意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王言也有不享則修文漸

者申以有不貢則修名已遠者播有不王則修德極遠者誕敷文德

號命不是一味表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修刑謂上五者次序成既

暴有反躬自治章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修刑謂上五者次序成既

責其過告者諭以於是乎有刑罰之辟辟法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服之職也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大戎且示之以兵

威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壞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吾

聞夫犬戎樹惇能帥同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樹立也惇厚也帥循

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終

于專一有拒我之備矣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

諫意極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所獲止此果自是荒

服者不至終王之禮果自此壞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謗誹也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告王曰民不堪命

矣命虐故不堪王怒怒謗得衛巫使監謗者巫監祭也衛巫衛國之神

靈有謗輒知之以告則殺之以謗者告即殺之國人莫敢言非但也不敢謗道

路以目寫莫敢言之狀不堪命之極也王喜喜字與上告召公曰吾

能弭米謗矣弭止也監謗弭乃不敢言如此四字極寫能弭謗召

公曰是鄭之也鄭防也非民無言是鄭之使兩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川不可防而口尤壅而潰會傷人必多而四出也寫防川民亦

如之寫防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導通也

一篇主意下俱是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領起一句使言直貫到底公

卿至于列士獻詩陳其美刺瞽獻典瞽樂師也典樂史獻書史外史書三

有禮師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瞽賦賦所賦之詩瞽誦見日瞽誦典

之語箴刺百工諫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政事之得失不近臣

盡規左右近臣親戚補察父兄弟瞽史瞽史掌禮相與教論耆艾

修之眾職而修治之而後王斟酌焉酌取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行之事

先王羅德不觀兵是一篇主腦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二示

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并

不成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皆合于理。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

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而土也。其指土

下溼曰隰。下平曰衍。有概曰沃。山川原隰衍沃所以宣地氣而出財

財生衣食。一喻寫作兩層。妙於山川原隰止謗。此以山川原隰行

沃喻曰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正意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

食者也。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改之。阜厚也。厚財用衣食與山夫

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

何。民素籌之于心而後發之于言。當成其美而見之施行。豈可壅塞

若壅塞焉。其與我者能有幾何哉。言敗亡即至也。三壅字呼應

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莫敢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

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喻。前喻防民口有大害

後喻宣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成交。筆意縱橫

不可端倪。

襄王不許請隧。善成堂

百公諫厲王止謗。古觀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為王

城之。王勞去之以地。王賞之以陽樊。晉文公納王。誅叔帶。郊洛邑。王

地。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正開口便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畫也。甸

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來朝之

備以待等字。見先其餘之外。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

王有。此許多費用。其先其餘之外。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

及土地無逢其災害。寧安也。字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待患之資。所

亦有。土地無逢其災害。寧安也。字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待患之資。所

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外官不過九

九卿。嬪與卿主祭祀。厭安也。縱肆也。度法也。著亦唯是死生之服

不過。足以而己。豈敢等字。見先王並無一點奢用。服物生字帶說。采章

物采章以臨長。掌百姓而輕重布之。隱為死之服。物生字帶說。采章

國語

善成堂

等○亦唯是妙始入正題也上文王何異之有葬禮外王鮮有異
許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只數語說得隱字十
分鄭重下乃反覆今天降禍災于周室謂叔帶余一人僅亦守府僅

故府遺交又不佞以勤叔父不佞不才也勤勞也而班先王之
不能有為私德指納王而言其叔父實應且愼以非余一人余

一人豈敢有愛也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不當余豈敢者而弗與
也○反如說轉來婉妙先民有言曰人也改玉改行以飾行步

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平姓改物以創
○直貫至大物未可改句

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
異土何辭之與有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

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辟若猶是姬姓也姓未更尚將列為公
戮也喬遠也○逆振一段緊附

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大物其未可改也冷雋○直說出晉文請隱
襄王不許請隱古觀一

之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振一筆緊附余敢以私勞變前之
非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政令之為也襄王為德在晉

文為勞大章即服物采章忝辱也先王唯是服物采章何政令之為
而余變易之其如先王百姓何哉既無以對先王百姓何政令之為
也○直說出不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若晉文自制

許行隧之意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若晉文自制
禁止不待請也仍用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逆筆作收章去愈緊通篇只是不為天子不得用隧意卻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名朝定聘于宋聘問也諸侯之于天子天子之
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弱自宋適楚道相陳國是時天子微火朝覲矣道
弗拂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覲見也朝覲謂夏正十月心候不在疆候

國語

人也掌迎送賓客司空不視塗之官掌道路澤不陂卑。陂澤障也

者疆境也二川不梁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野有庾積也謂以穀

米露聚於六場功未畢場收禾完也築道無列樹表道古者列樹以表道

外也六場功未畢場收禾完也築道無列樹表道古者列樹以表道

日餼十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膳宰不致餼夫也掌賓客

旅舍去聲。四甸為縣縣之勞。十三伏周之秩官一段案民將築臺

于夏氏民陳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及陳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甫孔儀皆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謂單襄公十五伏

先王之令一段案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單子歸告王曰陳

錯綜先敘後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單子歸告王曰陳

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總斷二句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現而雨畢

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氏

初寒露節也兩畢者殺氣日盛雨氣日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氏

單子知隕必亡古觀二善成堂

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星也寒露後十日氏

天根朝見水潦盡涸也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

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九月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霜

見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引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除修治也備藏故夏令曰夏后氏之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九月而

具備收藏也其時傲曰告其民收而場功待而畚掘秋農事

者謂與梁也其時傲曰告其民收而場功待而畚掘秋農事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鄙食以守路謂四鄙十里乃國有郊牧國外日都牧置同有寓望境

舍候望之入藪有圃草澤無水日藪圃草茂草也園有林地圃苑也林積水也所以

禦災也禦備也其餘無非穀土種穀之士民無縣同邑言常用之野無

輿草輿深草也不奪農時茂民功茂蕪有優無價優裕也區

民無縣邦有逸無罷同疲逸安也罷勞也國城邑也土

二句來有逸無罷從不奪農時二句來國有班事功井然有條

理縣有序民四句為縣力役今陳國徵道路不可知情道無列田在

草閒者多功成而不收即野場民罷于逸樂疲于為君是棄先王

之法制者也結野有庚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周常官

尹以告敵國相等之國也關之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古人也遊迎也

導人為導導員至卿出郊勞去聲賓至近郊君使門尹除門門尹

者掃除于朝也宗祝執祀宗伯祝大視賓有事於司里授館授客司徒具

單于知陳必亡古觀一徒其徒役修道司空視塗視道塗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

掌山澤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薪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者水師監濯水師

者監祿膳宰致餐孫日餐廩人獻餼生日餼司馬陳芻初司馬掌

濯之事膳宰致餐孫日餐廩人獻餼生日餼司馬陳芻初司馬掌

裝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各以物至應之物賓入如歸是故小大

莫不懷愛非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禮

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至于王使去聲則皆官正涖事官正官長

皆用尊一級者而更加敬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仍用官長

又加矣上卿監之情尤致其虔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仍用官長

說得十分鄭重又帶巡守句更悚然今雖朝也不才徵有分同族

于周分族王之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賓謂而司事莫至不但失

度之制且無以下是莫先王之官也結膳者不先王之令有之曰胡

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惰淫淫造為也彝常

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今陳侯微不念肩卽續之帶棄其仇

儷妃嬪仇儷匹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孔氏

也夏微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

之從祖父媯姓也故曰瀆姓即指淫矣如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褻乎簡褻簡略常服也是

又犯先王之令也結民將築臺五句昔先王之教茂帥同其德也猶恐隕越

隕越墜落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大國謂晉楚也總必亡一段直六

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靈公與孔靈儀行父飲酒于夏氏

君微舒病之公出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駁引古徵今句修字削而分斷

自其廡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討夏微舒遂縣

展禽論祀爰居

單子知陳必亡古觀二

海鳥曰爰居疏句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魯大夫使國人祭

之直是居蔡故智展禽名獲字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謂越于禮不

政立論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節制也祀之節制干國

成所關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也典常也祀有關

甚重常經不得有所加也此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兩語夫聖王

之制祀也總冒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

制祀之意虛論一番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

疏夏之典也周棄繼之穀烈山氏神農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

故祀以為稷稷穀共共工工氏氏之伯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其工霸者在義農之閒有城也共工之裔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

善成堂

國語

勞定國。以上社稷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制蠶也。

之祀以下宗廟之祀。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制蠶也。

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蓋也。均平也。儀善也。四舜勤民事而野死。禹能以德

于蒼梧。鯀障洪水而殛死。鯀障防百川。積用不成。堯殛之。禹能以德

修鯀之功。正之。能禦大災。契為司徒而民輯。和也。法施于民。吳

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為夏水官。勤于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除邪謂故桀。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死勤事。文王以文昭。王

。能揮大患。武王去民之穢。去穢謂伐紂。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禘大祭也。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

黃帝。顓頊故禘黃帝而祀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祭法作郊。夏后

啓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則于孫宗舜。故郊堯。夏后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夏后氏亦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初。稷。之。父。稷。周。之。始。祖。也。商。人。祖。契。周。人

廟。已。上。先。總。敘。功。德。後。總。出。祀。典。幕。能。帥。同。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七

能。與。夏。道。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入。世。高。圍。木

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圍。稷。十。世。孫。太。王。高。圍。之。曾。孫。四。代

上。逐。句。出。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總。鎖。一。句。結。住。上。文

兼。舉。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社。稷。應。前。山。川。及

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信。之。故。曰。民。質。及。天。之。三。辰。民。所

以。瞻。仰。也。藉。其。光。此。也。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水。火。木。金。土。及。九

展禽論祀爰居古觀二

九善成堂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財用知財太魚鼈之類非是。不在祀典。

皆非無故而加也。收完制祀以為國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

祀之以為國典。入題已不難以為仁且知。智矣。斷夫仁者講功。愛人

之功而不知者處物。又與仁知作注釋。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結上

知而不問非知也。起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

災也。廣川猶言大流。言避災而來。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煥。果文

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

筴。筴簡也。三書簡者。恐有遺亡故也。

一祀爰居耳。發出如許大議論。然亦只是無故加典。一句斷盡。前云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後云非是不在祀典。總是不得無故加典也。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而先在不能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也。結出海鳥之智求最有味。

里革斷晉匡君

展禽論祀爰居。古觀二

十善成堂

宣公夏濫於泗淵。水之淵也。濱。晉于泗。里革。魯大夫。斷其晉而棄之。網

也。徒曰。一面斷一面說所。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寒以後。蟄蟲

然驚人曰。以下有公聞之字。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

氣也。水虞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罾。大網也。留。笱也。名魚大魚也。川

以薦。所以佐陽氣之升也。鳥獸孕。印。水蟲成。特獸。虞於是乎禁。宜。墜

○第一段言魚取之有時。鳥獸孕。印。水蟲成。特獸。虞於是乎禁。宜。墜

羅。藉。錯。魚鼈以為夏槁。助。生。草也。鳥獸成。水蟲平。時。水虞於是乎禁

也。禁取鳥獸之具。所以佐其生長。鳥獸成。水蟲平。時。水虞於是乎禁

也。○第二段獸虞。卻藉魚鼈是實。鳥獸成。水蟲平。時。水虞於是乎禁

音。望。麗。設。棄。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麗。小。網。也。鄂。在。格。所。以。以

客。畜。儲。也。魚。鼈。為。民。日。用。之。需。非。鳥。獸。比。故。曰。畜。功。且。夫。山。不。差。茶

用。不。但。助。主。阜。已。也。○第三段水虞。卻設棄鄂。是主。且夫山不差。茶

築。岸。入。澤。不。伐。天。魚。禁。鯢。鮪。而。獸。長。掌。鷹。麋。進。鳥。翼。鷩。冠。卵。蟲。舍。蚺

池。象。延。蕃。庶。物。也。樵。所。也。孽。研。過。樹。根。傍。復。生。嫩。條。也。草。木。未。成。曰。穀

天。觀。鯢。魚。子。也。麋。鹿。子。麋。麋。子。麋。成。也。生。哺。曰。穀

未乳日卵。蜚蠊。蠶子。可爲醢。蓄息也。第四。古之訓也。總一句。與古
段草木鳥獸。魚蟲。連類。並舉。是賓主夾寫。又行網罟。無藝也。藝。極
字。今魚方別孕。別于雄。不教魚長。未大。又行網罟。無藝也。藝。極
第四段入題。見夏。濫有違于古。不得不斷。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
其留而棄之。每段未下一斷語。最宜玩。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
我不亦善乎。美。里。是良習也。爲。去。聲。我得法。言此斷罟。最善。乃代我得
變爲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論。審。論。告也。言是罟。不可棄。使我見
喜。妙。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論。審。論。告也。言是罟。不可棄。使我見
佳。師存侍。師。樂師。名存。曰藏罟。不如真里革子。側之不忘也。味使好名之
主意。

逆古訓處。寫得賓主雜然。具有錯綜變化之妙。入今事。只貪
深長正。無藝也。四字是極諫意。宜公聞諫私心頓釋。師存進言意味
堪竝美。

敬美論勞逸

國語

公父。甫。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歟也。退朝。朝其母。母。穆伯之妻。敬美也。其母方

里革。斷罟。匡君。古。綱。二。十一。善成堂

績。績。獨。文伯曰。以歟。之家。只四字。便。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

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頑癡也。備官。居官也。聞。謂聞大居

吾語。去。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

王。去。聲。天下。瘠。瘦。薄也。勞。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承。勞。民。說。又。從。勞。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

莫不嚮義。勞也。承。瘠。土。說。卻。從。沃。沃。土。反。証。瘠。上。是。故。天。子。大。采。朝

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廣。生。修。陽。政。也。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去。聲。宣。序。民。事。考。字。直。貫。下。十。七

惟旅。最。士。也。牧。州。牧。相。少。去。聲。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采。也。秋

暮。夕。月。服。三。采。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日。入。監。平。九。御。使。潔

相。偶。糾。恭。虔。敬。也。刑。法。也。天。刑。肅。殺。治。陰。教。也。日。入。監。平。九。御。使。潔

相。偶。糾。恭。虔。敬。也。刑。法。也。天。刑。肅。殺。治。陰。教。也。日。入。監。平。九。御。使。潔

奉帝郊之粢盛成而後卽安也。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祭祀者卽就

夜傲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也。業事也。命令也。典刑常法也。工卿大

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披上聲其事而後卽安也。此言

安受業受事于朝也。貫事也。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口以

忘所以法變也。此言庶人之勞。以上叙男事之勞。王后親織玄紵。上

聲所以教文伯以下叙女工之勞。所以自治也。紵。延。紵。纓。從。上

覆夫人勞。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嫡妻曰內子。大帶。命婦成祭服。命

大夫妻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自庶士以下。皆衣去

其夫庶人。庶士。下士也。以下謂社而賦事。絜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

敬美論勞逸古觀三

關古之制也。社。春分社日也。賦。布也。事。農桑之業。冬祭曰絜。獻功告

東便括盡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

力又。以心力二字總。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寡。孀。婦也。下位。下大夫

勞當加倍。正破。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于作事也。况

以敬之家句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于作事也。况

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有辟句。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

汝也。修。微也。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勸母自安。則己之

應居也。一拆。伯之絕祀也。祀。俱作危言。以敬文伯妙。仲尼聞之曰

弟子志之也。志。記。季氏之婦不淫矣。不淫。是能勞。結贊更奇。

通篇只以勞字爲主。自天子至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

王后至夫人。自內子。士妻。至庶士。以下無一人之不勞。無一

日之不勞。無一時之不勞。

讀此。如讀幽風七月詩。

叔向賀貧

國語

叔向羊舌肸

見韓宣子晉卿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賀其貧非憂也宣子曰吾

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以供置身于卿大夫之列

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問得對曰昔欒武子樂書無二卒之田田為卒

一卒之田蓋十二井其官能備其祭器備其宗器祭器官猶不宜其德行去聲宣布也

○德字是一篇之綱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

刑不疚憲則皆法也越發聞也刑即憲則以免於難于禍難○富身免

有德者疾病也及桓子樂書之驕泰奢侈貪欲無藝也略則行志假貨居

賄取利而蓄之于家以善終○武子不但能保及懷子樂書之改

以沒其身賴武之貽德以善終○武子不但能保及懷子樂書之改

桓之行而修武之德修武是德可以免子難而離桓之罪以

亡于楚離遭也亡奔也○桓子雖及身幸免亦必貽禍于後可見夫

叔向賀貧古觀一

御昭子晉卿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三軍與士一富恃其富寵以泰

于國寵尊榮也泰驕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戶既刑陳其尸也絳

之貽禍于後者尤甚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三卿御

○富而無德者可憂又有五人為大夫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倒我德字徒健

忽作頓宕文勢曲折諱以見貧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其德也○吾以

之不必憂為三字是以賀正答何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昭之續耳

妙甚小則貽禍後嗣將不暇何賀之有負可賀憂貧宣子拜稽首焉曰

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以其言可以保身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

之祖韓氏以下嘉吾子之賜結御昭子一段

不先說所以賀之之意直舉欒御作一榜樣以見貧之可賀

善成堂

十三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楚大夫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晉大夫鳴玉以相去聲玉以

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珩珩之美玉也猶在乎問白珩則鳴玉以相分明有

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珩珩之美玉也猶在乎問白珩則鳴玉以相分明有

羅意也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言白珩之為玉以相分明有

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猶言語柄善于辭命以交

寶可又有左史倚相左史名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

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敘次也物事也又能上下說悅乎鬼神

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上天神下地祗順道鬼神之情

明為可寶又有數曰雲連徒蓋雲連屬徒洲金木竹節金木竹節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之所生

王孫圉論楚寶古觀一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賦兵賦也不虞意外所以共

以寶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交鄰國所資是為可寶觀射父

若諸侯之好去聲幣徒雲連而導之以訓辭射父有不虞之備徒雲連

而皇神相之皇大也左史倚相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鄰國

而國民保焉本國此楚國之寶也正應一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則

非有用何寶焉應未嘗為寶句以上蒼白珩已畢下圍聞國之寶

六而已凡為國者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聖通玉足以

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王祭祀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

財用則寶之聖曰能物曰足以字法此雖是准開若夫謹慕之美

鳴玉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問甚矜張答甚

所寶唯賢自是主論御著眼在雲連徒洲一段蓋數澤鍾美皆能制議之下復按韃珠金玉山林數澤皆可資聖能制議之下復按韃珠金玉山林數澤皆可資之為用者敗到不寶諱算之美處處劍鋒相對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足而死後三年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成至是吳又起師伐越逆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唯天所命不用夫申胥

伍子胥奔吳吳子與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之申地故曰申胥也言二子善于用兵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以象骨

而未嘗有所挫也也言二子善于用兵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處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言二子善用兵眾心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者決拾以效之也

勝未可成越之勝吳夫謀必素覓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也履行也授命猶言致命言王不如設我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當謀定後戰不可輕出喪師

王孫圜論楚寶古觀一

十五 善成堂

侈吳王之心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乃所以驕夫差之心也廣侈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吾以下之於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為足慮將必寬然有

伯霸諸侯之心焉所謂廣侈也既罷疲其民而天奪之食心既廣侈則民必罷弊而

天祿安受其燼蓋乃無有命矣盧餘也天之所棄吾取者乃天之餘夫種布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夫越大行成于吳曰約辭寡君句踐使算已定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夫越大行成于吳曰約辭寡君句踐使

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便約音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指構李傷闔廬事天王親趨玉趾謂敗越以心孤

句踐而又宥赦之孤棄也破越不取是心君王之于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繫是也感德而宥赦之也天災指上見禍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加此二句見誠心感德今句踐申禍無負申禍重見禍也

善自責語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

下執事。存國為德之大。侵疆為怨之小。重得罪謂句踐用帥二三之

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委任也。言起師逆之江者乃帥二三臣自

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頓君王不以

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越句踐請盟。以吳

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同姓於王宮。眩備也。曲禮納女一介嫡

男奉槃匱。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應貢獻之邑。此

言既盟之後如此。天王豈辱戮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天王豈能辱

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

搨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聲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

王之無成勞也。封殖刈亡以草木自比。言吳今日之封雖四方之

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信也。牽引諸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

諸稽郢行成於吳。古觀一十六 善成堂

度義焉。越服吳為利。吳舍越為義。

諸稽郢行成之詞。雖只是廣侈吳王之心。其中可罪者不少。如不敢忘天災自強之心。露狐搨無成功。藐吳之意。見矣。縱多巧辭皆玩弄也使非天欲棄吳其說能終行乎。

甲胄諫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欲也吾將許越成而無

拂吾慮。已先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改謂誠

加兵也。全不以越為意。申胄諫曰。不可許也。斷一夫越非實忠

心好吳也。既非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亦非大夫種勇而善謀。將

還旋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夫固知君王之蓋

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病故婉約其辭。以從同逸。王志。婉約申遜也。

廣侈之意。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自傷猶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

落而日以憔悴。此言自傷之實。兩使然後安受吾燼。燼餘也。安受

餘所謂得其志也。句句與種言暗。夫越王好信以愛民。不好勝而

合英雄所見略同。已上論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好信不尚

威而四方歸之。得人年穀時熟。得天日長。掌炎炎。論越王及吾猶

可以戰也。及字承上日以憔悴。日長炎兩句來。言過此與為虺豸

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摧滅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

足以為大虞乎。隆尊也。虞慮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則時可加兵以張吾軍。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諸稽

勢。寫蓋威好勝如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諸稽

郢請盟。又使諸稽郢辭盟。真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是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

而自輕也。不復如前之乞哀態。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不以越為意

夫差廣侈曰。極只越會足為大虞。一語雖有百諫諍亦莫之

入矣。胥種謀國之智若出一轍。而吳由以亡。越由以霸。用與

申胥諫許越成。古觀。善成堂

不用。異耳。

春王正月。隱公元年。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始年。春者何。歲之始也。始者孰謂

謂文王也。受命之王。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受命。改正朔。始於春。春者

正月。春者。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從無文字。何成乎公之意。公

將平國而反之桓。桓。隱異母弟。平。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微謂母俱媵也。國人無從分別。先言隱

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拔引。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

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既欲立隱。必不能誠心相桓。二轉。虛作。故凡隱之立為聲桓立。

二轉。字字寫出。隱深心微慮。以申平國意。

也申欲反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補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子謂左右賤桓何以貴母貴也右賤秩母貴

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秩次得立母以子立

透發將平國而反之桓句推見至隱末一段又因隱桓而表揭立子之義其下字運句又跌宕又闡強又直截又虛活不但以簡勁擅長也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前楚鄭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指華元子反對君何

大其平乎已莊公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子反語作敘事文情妙絕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因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敗矣極

曰何如問德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竟以司馬子反曰嘻甚

矣憊餓旬矣若言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見圍者柑甜馬而秣之

以粟炊馬曰秣措者以木銜使肥者應客肥謂肥馬是何子之情也

情實也怪其以實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

告子反之心已動告子反之心已動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說出實告之

馬子反曰諾勉之矣令勉力堅守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

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實告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反報于莊王曰何如

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

矣覆前語不變一字雖然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本將去而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實告莊王怒曰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

之臣可以楚而無平是以告之也華元全以君子二字感動莊王反莊

王曰諾舍而止。命子反築舍處。此以示不去。雖然。雖我糧盡。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莊子

反感動欲取不可欲去不甘意實無聊故復作司馬子反曰然則君

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諸語正極得功。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

亦從子而歸爾。諸語得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結出此

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罪其專也。既大之復取

通篇純用複筆。日德矣。日甚矣。德日諾日雖然。愈復愈變。愈

復愈韻未殺日吾猶取此而歸日臣請歸爾日吾亦從子而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據向之此何以有君有大夫。吳始君臣並見。賢季子也。何賢

乎季子讓國也。讓國二字。括盡全篇。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也。與并。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父壽

宋人及楚人平。古觀一。立之而不受。至是兄弟又請。而與季子國也。季子

猶不受也。可見前已不受。從。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

乎季子。曲為季子受地。皆曰諾。三字寫同欲。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

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悔咎也。急欲致國于季子。意

裔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

子者也。頓句。季子使去聲。而亡焉。因出使僚者。夷昧。長庶也。于三君之

即之也。就位。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聞僚既立乃歸。闔廬。子為長。先

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聲。季子故也。先提將從先君之

命與聲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兩

一。反。一。正。闔。僚。惡。鳥。得。為。君。乎。後。斷。於。是。使。專。諸。刺。僚。嗜。魚。因。進。

讓。變。為。爭。奇。而。致。國。乎。季。子。讓。更。奇。季。子。不。受。日。爾。弒。吾。君。吾。受。爾。

善成堂

國是吾與爾為篡也。以分言伏爾殺吾兄。殺兄之子又殺爾。延陵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下以情言伏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吳下

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國謂國都既故君子以其不受為

不忿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不入。○超然物外故君子以其不受為

義以其不殺為仁。闔廬○收完讓國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

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以季子賢許有大夫完密下復洗發稱

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不以一事之美而遽季子者所賢也曷為

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臣子尊榮莫不

故許之者必使其可為臣子賢季子而稱

名所以使其為吳臣子也。○奇思翔解

泰伯讓周此則兄弟讓國可謂無忝厥祖矣然不可以為訓

也。迨于僚光骨月相殘非季子賢明則流禍不止此春秋所

以重子之歎。

吳子使札來聘。古觀二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誅心。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

而卒殺之。故曰能殺。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

目君。目君謂稱鄭伯也。以其目君知甚為弟也。殺弟也。而弗謂弟。公子

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段

請不稱公子及弟。甚鄭伯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

目君也。○一語縮前後有九。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

殺也。縱成其惡。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一句斷盡于焉。遠

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姜氏愛段惡己也。讀

之使人。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甚妙。

傳。鄭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

其意以正人心。歎梁只處心積慮四字。已發透經義。核于他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虞無師何嘗有師其曰師何也以其

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其先晉何也據小不為主乎滅

夏陽也即公羊首惡意夏陽者虞虢之塞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舉拔也○此夏陽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

所為重也句極宕逸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

夫大曰君何不以屈橋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馬垂棘出

美玉故以為名自晉適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

則如之何晉君先愛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提清彼不借

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斯朝取虢而則是我取之

中廐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道之外廐也君何喪焉○看得明登

功公曰宮之奇虞賢大夫存焉必不使受之也伏後荀息曰宮之奇之為

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聲長於君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

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懦則不能疆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先識透且夫

層玩好在耳目之前指馬而患在一國之後號在先○利此中知

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道之計必行矣公遂借道

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言略

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君果宮之奇又諫曰語曰晉亡則齒

寒其斯之謂與果不能擊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

應滅夏陽而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戲

韻作收全篇總是寫虞師主滅夏陽筆端清婉迅快無比中間玩好

也在耳目之前一段尤異樣出色禍患之成往往墮此古今所

虞師晉師滅夏陽 古觀一 善成堂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因驪姬毒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謂之曰子蓋

同言子之志於公乎勸其明讓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而傷其心也○省句與左國不同曰然則蓋行乎勸其出奔世子曰不可

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兩

以至於死伯狐突字初申生伐東申生不敢愛其死提過自雖然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不出而為君圖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死國安則我雖死亦受惠矣再拜稽首乃卒無君命是以為恭世

子也陷親不義不得為純孝但得諡恭而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古觀一

短篇中寫得如許婉拆語語不忘君國真覺一字一淚合左國公穀觀之方見是文之神

善成堂

曾子易箦

檀弓

曾子寢疾病之甚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俱曾子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點次錯童子曰華而晬緩大夫之篲責與華者

之美好晬者節目之平堂篲也子曰春曰止使童子曾子聞之瞿據然曰呼阿去聲

驚貌呼發聲欲問也○童子華而晬大夫之篲與若為不解曾子

曰然曾子識童子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以病不

而易命元扶易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矣不可以變革也幸而至於旦請

敬易之前執燭二字非浪筆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所見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安也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垂沒而精神不亂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

而沒可謂樂正矣

宋朱子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固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去聲於夫子乎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上只問喪此又帶出死字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辨曾

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證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辨曾子曰

參也與子游聞之證又有一有子曰然信有是言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辨曾子曰

解伏未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日平

門人皆以有子之言為似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即桓自為石椁

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也死之欲

曾贊有之義美子古觀一二三善成堂

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言有為南宮敬叔魯大夫孟僖子反失位去

國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言有為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言果有為吾固曰非夫之言也複一句結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定公九年孔子為中以

斯知不欲速朽也以有棺槨之制知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

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

位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以有行使之資知

前二段子游解欲速朽速貧之故後二段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章法極整練又極玲瓏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時重耳避難在狄穆且曰為

正禮故以且寡人聞之亡國恆于斯得國恆於斯斯指此而言雖吾子儼然在下辭

然在憂服之中喪聲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儼然

持守之貌喪失位也時謂死生交代之祭勉其奔以告舅犯入而告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辭其相勉反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寶失位去國

親乃為寶也愛思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死

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乎一片假仁假義妝飾得好孺子其辭焉

復無限丁公子重耳對客曰秦使者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

得與預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其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

君義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

不私也舉動饒有經濟子顯子繫字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

仁夫公子重耳歎賞心服之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公子重耳對秦客古觀一善成堂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禮先稽顙後拜謂之

弔禮之重愛父哀痛其父也遠利不以得國為利

而遠之也從穆公口中解上三句筆甚奇幻

秦穆之言雖若有納重耳之意然亦安知不以此言試之晉

君臣險阻備歷智深勇沈故所對純是一團大道理使秦伯

不覺心折英雄欺人大率如此

杜蕢揚解屠副左傳作

知智悼子知晉大夫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與君鼓鐘杜蕢

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之驚怪曰在寢杜蕢入寢厯階而升出字對下

對下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凡三酌

既罰二子降趨而出妙入妙用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何也曰子

子是以不與爾言發于我是以先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

卯不樂死謂之疾日故君不樂樂知悼子在堂也斯其為子卯

也大矣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也樂燕飲乎萊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于子卯

也句法而多風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爾飲調何也

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謂為近習之臣貪于

飲食而忘君之疾爾飲何也曰蕢也幸夫也非刀匕此是其供又敢

與預知防是以飲之也爭防閑之事是使官矣自責其越分三

對已注意晉君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開悟杜蕢洗而

揚觶志其際敬也杜蕢至此快心極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

毋廢斯爵也欲以此戒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至今晉國

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平公失禮燕飲使杜蕢入寢而直斥其非未必即能任過乃

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先令猜疑不知為何故及一一說出

乃不覺爽然自失矣此易所謂納約自隔終無咎者也文甚奇幻

杜蕢揚觶古觀二晉獻文子成室二五檀弓善成堂

晉獻文子成室獻文二字皆趙武諡晉大夫發焉發禮張老曰美哉

輪矣美哉奐焉輪輸國高大夫也奐奐爛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燕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三句祝其後

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同古者罪重腰

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北面再拜稽首謝其

謂之善頌善禱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所以免禍君

刑戮乃為無窮之福尤加于人一等善頌善禱四字為兩人

蘇秦以連橫說秦國策

蘇秦洛陽始將連橫宏說秦惠王關東地長為從楚趙魏韓齊

蘇秦洛陽始將連橫宏說秦惠王關東地長為從楚趙魏韓齊

居之以六攻一為縱以一離六為橫故從曰合橫曰曰犬王之國西

連○開頭著始將連橫四字便見合從非秦本心○胡樓煩林胡

有巴蜀漢中之利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洞代馬之用胡樓煩林胡

為秦代幽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東有殺函之

固關名在澠池縣田肥美民殷富殷盛戰車萬乘奮擊百萬起以擊者

沃野千里潤也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天下之

雄國也其勢以上言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可

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其威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大

說以秦王曰寡人間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此句是喻文章

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

煩大臣文章法令也使民驅之出戰也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

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方誅商鞅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虛喝昔者神農伐補遂國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殺無道

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恭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引用也由此觀之惡

烏有不戰者乎作一小束古者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言語相結結

也天下為一約從宗連橫兵革不藏從橫皆需兵革不藏文士竝飭

所用者盡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尚文則科條既備民多

偽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書策多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

尚文則尚起明言章理明著之言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服僞戰攻不息

以致亂尚文徒足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做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

不親尚文必不能見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

士綴五句分四段看極甲厲兵綴也効勝于戰場再結戰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

蘇秦以連橫說秦古觀一

二十六

善成堂

地徒空也言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

能反掉神農伐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

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於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戰之有利

欲并天下凌萬乘凌侵也誅敵國誅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善也民類皆

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今之嗣主忽于至道至道暗指用兵皆昏于教

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辯溺于辭直口相誦氣凌萬乘以此論之玉固不

能行也復一句欲以激動秦王○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意只因平

秦王說秦王書上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由黑貂之裘做

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資用之絕去秦而歸嬴滕履

有愧色將至家著狀有愧歸至家妻不下紕不下機縷嫂不為去聲

吹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為蘇秦喟然歎

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摩量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讀

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

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自勵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

君矣難自信妙於是乃摩燕烏集闕厚切近過之也見說趙王

於華屋之下見說見上書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抵掌側擊手掌也

字恬盡其為趙王大說悅一見說而便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

取卿相革車百乘革車錦繡千純○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玉璧

也二日以隨其後出其金玉約從散橫以抑強秦離散秦之橫

蘇秦以連橫說秦古觀卷一二十七 善成堂

戰國時橫易而徒難蘇秦能
於其所難者數之使然也
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
一頓下純以議當此之時
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
之威謀臣之權

論代敘事奇妙當此之時
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
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
蘇秦之策寫得有聲勢
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
一土未絕一

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
於兄弟則不用戰從揣摩中得來
夫賢人

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
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
勇式于廊廟之

內不式于四境之外式用也承上不費
當秦之隆秦國強甚之
黃

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
燿煌煌於道燿燿光輝也
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

趙大重趙為從主諸侯尊之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窟門
桑戶棊

樞之士耳樞門鑿垣為門也桑戶以桑木為戶
伏軾搏銜搏猶頓也銜猶勒也

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
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
當也此

意其化賤將說楚王威王忽入路過洛陽
尚未父母聞之清宮除

蘇秦以連橫說秦敘事作收煞
路過洛陽尚未
父母聞之清宮除

道清汎張樂設飲郊迎三十
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
不敢正

行匍伏同匍伏地也四拜自
跪而謝蘇秦曰姦蛇

聲令何前倨而後卑也姦曰以季子
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

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
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鳴得意語

前倨倨只答以後卑妙絕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
不子富貴則

通顯故前幅先寫其困頓
天道之倚伏如此文勢之
抑揚亦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措秦人與張儀魏爭論於秦惠王前
此句是一篇總綱司馬錯

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
善楚謀共伐韓

下兵三川三川河洛塞轅還轅緱氏之口轅轅氏險
當屯留之

伊韓地也塞轅還轅緱氏險當屯留之道屬河南

道屯留潞州縣道絕南陽地楚臨南鄭河南鄭地秦攻新城宜陽屬河

南宜陽韓邑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誅周主之罪周無韓為蔽侵楚魏之地

楚魏無韓益近秦魏可以兵剪之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

金穀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鼎乃借輔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取三川得利挾天子得名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倣名

以爲王業一段伐韓之利臣聞爭名者于

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一段伐蜀臣聞爭名者于

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

狄去王業遠矣總言伐韓伐蜀司馬錯曰不然只二字推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

而王隨之矣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三資今王之地小民貧

故臣願從事于易提清伐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可有而

司馬錯論伐蜀古觀二三十九善成堂

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忽說一喻爲下取其

地足以廣國也強頂得其財足以富民頂富此二句說實繕兵不傷眾而彼已

服矣繕治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西海諸侯不以爲貪

此二句說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如此利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加一句

紂向也一段伐蜀之利今攻韓劫天子名雖攻韓劫天子惡名也擒定大題而

未必利也有既未必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危下天

皆欲尊周而我攻之亦危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

甚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劫天子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山兩

下之韓周之與國也劫天子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既親

知應上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既親

難自難問故必因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將魏楚與國勢必

乎齊趙而求解之一段伐韓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惠王曰善

此臣所謂危之不利

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結完富強本旨

周雖衰弱名器猶存張儀首倡破周之說實是喪心司馬錯建議伐蜀句句駁倒張儀生當戰國而能顧惜大義誠超于入一等秦王平日信任張儀而此策獨從錯可謂識時務之要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

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就旁人形容一筆秦王屏丙左右也屏除宮中虛無人

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連諾也唯唯有閒諫

閒猶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省筆三唯而終不言秦王

跽其上也曰跪長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

呂尚太公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

范雎說秦王三觀二

三十

善成堂

也已一說稅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交言深作反疏正兩對故文

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一轉即使文王疏呂望而

弗與深言是周無天下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一轉今臣羈旅之

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

文天等及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

是也說明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撒然一轉為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三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

足以為臣患亡不足能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同被披髮而為狂不

足以為臣恥三句又為下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

而死烏獲力武王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孟奔夏育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

何患乎。一段應死不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伍子胥自楚奔吳藏夜

行而晝伏。至於菱夫。水。即溧水。無以餬其口。漆行蒲伏。同匍匐。乞食於吳市。

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

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一段應亡不箕子接與。楚人陸通。漆身而為

厲被髮而為狂。無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與可以補所賢

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臣又何恥乎。一段應

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僵也。因

以柱口衷足。莫肯向秦。耳。忽掉轉作危。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

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姦臣。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傅。終身聞

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

得臣則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

也。安也。卿忌諷齊王納諫。古觀二。善成堂

也。又掉轉一筆。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

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愚。魂去。先生辱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宗

廟滅。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

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呼應。事無大小。及太后下。至大臣。交疏之臣

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王已被范雎籠定。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

之閒。本難啟齒。故一路聳動。一路要挾。直逼。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

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必欲吾之說。千穩萬穩。

秦王之心。千肯萬肯。而後一說便入吾畏其人。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齊人。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昞。脩。長也。昞。日側。朝服衣冠。朝

也。服也。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一。其妻曰。君美甚。徐公

何能及君也。答法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插注一忌不自信而

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問法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旦日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問法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也。答法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

作兩番暮寢而思之。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日朝曰吾妻之美

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看破

便可因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

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現身說法下即說到今

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情理固然王曰善乃

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

顏觸說齊王。古觀二善成堂

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命之辭令初下羣臣進諫

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諫進諫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

進者。文亦三變。齊王固自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

于朝廷。不待兵也。結斷斬截。

卿忌將己之美徐公之美細細詳勘正欲于此參出微理千古臣諂君蔽興亡閔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

顏觸說齊王。觸前曰觸前亦曰王前。寫高宣王

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

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土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土。解分

出來持論正大。觸前王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

曰士貴耳。快王者不貴。添寫一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

國策

有敢去柳下季龍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其死

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

頭曾不若死土之壘也悅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宣王曰

嗟乎歎君子焉可悔哉寡人自取病耳此下刪一大段文字刪去願請受為弟子結前

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顏觸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制裁

謂琢其璞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土生乎鄙野推選則祿

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土之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胃食

飢而後食○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真無罪以當貴尊遂清淨貞

正以自虞虞娛也○形神全矣○仍是負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

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結贊是蘇張

馮煖客孟嘗君古觀二起得唐突收得超忽後段形神不全四字說盡富貴利達

馮煖客孟嘗君馮驩國策起得唐突收得超忽後段形神不全四字說盡富貴利達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祝孟嘗君田嬰子田文願

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三

人中如此者却少○好與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以為真左右以君

賤之也食寺以草具草菜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

來叶乎欽劍把欲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待

禮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

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待於是乘其車揭擊其劍過其

友曰孟嘗君客我至此一斷後有頃復彈其劍彈劍彈鋏彈劍歌

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豪邁便知不是無能人左右皆惡之以為

貪而不知足處處夾寫左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問其歌而對曰

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比上客反加厚於是馮煖不復歌又

妙不復歌又妙馮煖既曰無好無能所責望于人者較有好有能者更倍之大是奇事孟嘗亦以為奇則姑應之實非有意加厚孟嘗

也後孟嘗君出記說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賈談計日會能為聲

文收責同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署書姓名于疏孟嘗君怪之曰此

誰也記不起馮煖姓名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突談輕薄

曰客果有能也有能無能照釋前後吾負之未嘗見也馮煖在門下已入孟嘗

見前番待馮煖並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相齊憤膾於憂亂也而

性慵懦愚沉于國家之事沉沒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

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勝毛遂自薦一倍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

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問則有

馮煖客孟嘗君古觀三三四 善成堂

無心幻出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此券

絕妙文字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取者

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矯命矯託也託言以責賜諸民

來聽命亦粗完收債事下乃出奇矯命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馮煖大有作用蓋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寫其

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求何疾也曰收畢矣向

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擊定臣竊計君宮中積珍

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三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

此物人竊以為君市義奇更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

家最少竊以為君市義奇更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

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古利之市義對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說出市孟嘗君不說曰諾

先生休矣休猶言歇息無可如何之辭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

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遣其就國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

今日見之市義之為利如此若取必目前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坤入

也窟僅得免其死耳更進一籌今有一窟市義未得高枕而臥也

請為君復鑿二窟起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

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于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

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從故相為上將軍虛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先馳歸薛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意蓋為此而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只是要使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大齎黃金千斤文車二四馬文

齊聞之妙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大齎黃金千斤文車二四馬文

彩繪之劍王自佩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歲

禍也崇神沉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

馮煖客孟嘗君古觀三立宗廟于薛是第二窟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姑反國統萬人乎復留相齊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于薛請祭器立宗廟則薛為重地廟成是第還報孟嘗君曰

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總結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

者馮煖之計也纖介細微也結出孟嘗君一生得力全

三番彈缺想見豪士一時淪落胸中愧曩勃不自禁遙篇寫

來波瀾層出姿態橫生能使馮公鬚眉浮動紙上淪落之士

遂爾頹增氣色

趙威后問齊使齊王建時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書未發未開封威

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恙憂也陡使

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言奉王命來問太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

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辨其失問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

國策

善成堂

民苟無民何有君連互說乃見故有問故着舍本而問末者耶探出

絕去貴賤之見○答語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無

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寺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去無衣

者亦衣是助玉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人情大率衣有糧無

業也意生全也○養民就民之處常北宮之女嬰兒子齊孝女北宮

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

也女名無恙耶撤其環瑱天去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潮也環耳環瑱以玉繫于紃而充耳撤

而人此二土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總三問於陵子

仲非陳仲子也若孟子所尙存乎六無恙後變出是其為人也上不

今不殺乎絕妙絕趙威后問齊使古觀一三十六善成堂

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

國策

莊辛論幸臣通篇以民為主直問到底而文法各變全于用虛字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便引臣

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

千里豈特百里哉楚襄王寵信幸臣而不受莊辛之言及為秦所破

交以下一路層層遞乃徵莊辛與計事莊辛起手極言未遲未晚是正

翔乎天地之間俛仰啄各宜萌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使膠于絲加

已乎四仞之上八尺而下為螻蟻食也晚矣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

鳥因是以俯噉同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以其類而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醜條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矣。

晚夫雀其小者也黃鵠水鳥也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

仰嚙蓬蔞同衡衡香草奮其六翮翮勁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

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波磔石為弋冶其

矰繳矰弋射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起後段亦見處處愈高其勢

愈危矰繳生絲縷被矰同波利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同矣故晝游乎江

湖夕調乎鼎鼐奈晚矣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

乎高陂披也北陵乎巫山也飲茹溪流茹飲馬也食湘波之魚湘水

長少左抱幼妻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而不以國家

莊王論羊臣古觀二善成堂

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魯昭十一年楚子誘

蔡侯於之申蓋使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層注而下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連上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州侯皆楚幸臣

左右鄂陵壽飯反封祿之粟封祿所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與之

馳騁乎雲夢之中雲夢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秦相

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填者取其地而塞而授己乎黽塞

之外至此則遲矣晚矣今則未為遲也未為晚

只起結點緩正意中間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牧及人竟寬

說來漸漸逼入及一點破題面令人毛骨俱悚國策多以此

喻動君而此篇辭旨更危格韻尤雋

觸善說趙太后國策

趙太后惠文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太后少子孝成爲質至兵乃出許多事情三四語敘完此妙于用節

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明謂字妙左師各觸警史記作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

孫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人而徐趨已自動人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先謝足病不得見久矣次謝久不病自怒雖久不得見病以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病足言亦也故願望見開將老態說起太后曰老婦恃輦上

而行言亦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老態曰恃輦同耳曰老臣今者殊

不欲食欲食先說不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寤室中行可三四里也次說調身少益嗜食和

于身次說能食○自入見至此敘了曰老婦不能強步太后之色少

解老婦已入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句不肖句而

臣衰句竊愛憐之又少又不肖又自衰不得不愛而願令補黑衣之

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黑衣戎服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謙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

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無數紆折只要對曰甚於婦人又過太

后曰婦人異甚畢露心事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

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于燕賢勝也○直說出長安君矣御又說太后愛之不知燕后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至此便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是述說

行非弗思也慎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或破廢或國豈非計久

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舍卻長安君單就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爲趙趙只就趙王之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繼

侯也爲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他國子孫三世相繼爲曰老

婦不聞也。亦無有。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

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

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崩崩。太后長安君何

以自託於趙。苦口之言。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短字與深故以

為其愛。不若燕后。仍我到愛長安君。不如燕后。太后曰。諾。見左師之

言未畢。而太后恣君之所使之。安君為質。妙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

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賢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通篇瑣

讀了。忽作曼聲。左師悟太后。句句開語。步步閒情。又妙在從婦人情性體貼

讀之無限感慨。出來便借燕后反襯長安君危詞警動。便爾易入。老臣一片

苦心。誠則生巧。至今讀之。猶覺天花滿目。又何怪當日太后之欣然聽受也。

觸警說趙太后

三九

善成堂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邯鄲趙都。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

陰地。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閒入邯鄲。微行。因

平原君。趙公子趙勝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

而復歸帝。以齊故。齊不稱帝。今齊閔王益弱。今之齊比閔。王時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

必喜罷兵去。趙事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猶豫。獸名。性多疑。故人

為仲連也。然難于插入。故借平此時。魯仲連適游趙。出仲連會秦圍

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前一段文歸入。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

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于外。長平之敗。今又內圍邯鄲。

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令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

事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寫猶豫未決莫可如何以為仲連之地且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

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跌就轉一轉梁客

辛垣衍安在應其人吾請為君責而歸之絕有膽識平原君曰勝請為紹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

勝請為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謂而見之於將軍辛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連先生也衍不願見魯連亦知帝秦平原君曰勝已世同之矣辛

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垣衍開口妙辛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于平原君者亦目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

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鮑焦周時隱者抱

自為一身者亦非正對其在圍城之中不為身謀也彼秦棄禮義上

首功之國也戰獲首級者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虜掠彼則肆然而

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甚也正天下即易則連有赴東海而死

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欲同鮑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直破辛垣

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其謀為

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一反一覆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

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

魯何連義不帝秦古觀二

四十

善成堂

地垢策天子下席赴告也天子謂烈王子安王東藩之臣田嬰齊其

名後至則斯捉也新斬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怒斥而母婢也而汝也

為婢賤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其

固然其無足怪不忍其求直貫下變易大臣奪情予愛諸真且曰其

不說盡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

不若邪畏之也衍口中脫出一畏字本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

僕邪詰問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海梁王醢

也倒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

鬼侯鬼史記作九鄴鄂侯鄂屬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

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魁去聲然而歎故拘之於牖史記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

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言與人俱稱帝上曷為卒就脯醢

之矣引紂事一證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夷維地名執策而從策馬也謂

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

筦同建件而聽退朝也筦鑰也鑰其牡避攝衽抱几几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

齊肯帝將之薛假塗同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

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也主人背其設北面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

於鄒肯帝齊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返舍去

善成堂

二國拒之必見伐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以米然且欲行天子之

及其實尸之口中日飯以珠玉實尸之口中日含

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承上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

王之名帝王應俱稱起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魏趙韓之大

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辛垣衍自認梁比秦如僕此且秦無已而帝

無已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子其所謂賢

欲為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子其所謂賢

奪其所憎而子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文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

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帝秦之害如此

可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責以大義則不動言反利害切身則遽

駭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與前魯君

此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對平原君

諷同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

忌信陵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秦軍聞之而卻五十里

魯其公擇言古觀二善成堂

去此其實也故並序之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

初為仲連後有故實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

終不肯受高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

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命描盡心事遂辭平原君而去終

身不復見高

魯其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史作觴諸侯於范臺是時魏惠王方強酒酣請魯君舉觴

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曰昔者領下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自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當戒者

帝秦之說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知秦稱帝之害其勢不如魯仲連所言不止特人未之見耳人知連之高義不知連之遠識也至于辭封爵揮千金超然遠引終身不見正如祥麟威鳳可以偶朝而不可常親也自是戰國第一人

唐睢不辱使命

國策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安陵小國屬魏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

陵君其許寡人設言易之實則奪之秦人常套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

拆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正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

睢使於秦也修好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

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滅韓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

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措意也錯置也言非不能取安陵今吾以十倍之地請

廣於君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取安陵而輕之唐睢對曰否

言不然非若是也安陵君之意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

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較安陵君答秦語九直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唐睢曰天子之怒伏

屍百萬流血千里寫天子之怒甚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撒過天子之怒

以布衣之怒反詰之突兀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先上聲以頭搶地耳

搶突也寫布衣之怒醜甚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駁去免夫專諸

之刺玉僚也彗星襲月彘政之刺韓傀規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

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專諸為公子光刺吳王僚彘政為嚴子慶忌

王焚其妻子要離詐以罪亡令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休祿王僚之妻降于天帶說總承上三句作一頓與臣而將四矣懷怒未

士若士必怒必怒怒已發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伏屍流血秦王說得極小

絕妙此段一步緊天下縞素二人勝于百里今日是也今日即行挺劍而起行怒之

具此段一步緊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

唐睢不辱使命古觀二

四十四

善成堂

生也秦王亦善出

博浪之椎唐雖荆卿之劍雖未亡秦皆不可少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魏楚韓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

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三城聊莒即墨唯莒即墨未下云三城者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而

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

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趙封毅以觀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再復攻七十餘城以復齊一段敘括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神寫

一筆燕王乃使人讓樂毅讓責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

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

軍為將軍久暴僕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善語周旋巧于文飾

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

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詞令

有致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

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質斬人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

之義無罪而殺故遁逃奔趙先敘不歸燕而降趙之故○前書有先

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上之罪臣恐待御

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敢斥言惠王故稱待御畜養

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應自幸親愛之○應遇將軍之意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功

樂毅報燕王書古觀一

四五

善成堂

二字一臣以所學者觀之自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

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毅為魏昭先

王過舉擢之平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正對左

而使臣為亞卿畜幸臣臣自以為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

齊為事畜幸臣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驟數也

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

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魏欲得宋四國攻之

併燕為齊可大破也先王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言其速也起兵隨而攻齊伐齊畜幸臣之理以天

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濟水之濟

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臨淄齊王逃遁走

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先王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罍臺大呂齊鐘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元燕

邱之植植於汶篁燕都植旗幟之屬汶水名竹田曰篁言燕燕

順於其志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正自贊先王先王以為

國諸侯封以臣為不頓命頓猶墜也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

受命而弗辭先王之心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

春秋蚤知之蚤知先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前功名二字又

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水

牛篇

樂毅報燕王書古觀二 四六 善成堂

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

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同民隸皆可以教於後世

效完先王學下始入議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虛冒昔者伍

子胥說聽乎闔閭吳王名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至郢善作善始

夫差闔閭弗是也不然子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子胥盛以鴟夷革投

之江不必故吳王生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

善成善終燕王有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蚤見應上蚤知不

神不化猶為波濤之夫兒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身免

於罪而全取齊之功以明離羅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離遭也遭誹謗而被訪則壞先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

所不敢出也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幸趙伐燕以爲利換之于義而羸落長敵可以當泣

善成堂奕殺我燕王書古觀二四七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

語結出通書潔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應以臣所學句恐侍御者之親

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應前侍御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

焉

察能論行則始進必嚴善成善終則末路必審樂毅可謂明哲之士矣至其書辭情致委曲猶存忠厚之遺其品望固在戰國以上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

耳請一切逐客一切者無李斯議亦在逐客李斯秦客卿楚上蔡斯

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一句揭開題面昔穆公求士

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於宋蹇叔

人時游宋 求不豹公孫支於晉 孫支游晉歸秦 此五子者不產于

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 公用穆孝公用商鞅之法 衛人

孫氏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二段孝惠王用張儀之計 張儀親服獲楚魏之

西并巴蜀 拔宜陽今竝云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

皆歸功北收上郡 魏納上郡 南取漢中 地六百里 包九夷制鄢郢

屬楚之夷有九東據城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周之東境河南遂散六國

種鄢郢楚二邑 據城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周之東境河南遂散六國

之從 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三段惠昭王得范雎 范雎廢穰侯

逐華陽 稷侯華陽 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 用客昭王

段不引前代他國事 此四君者皆以容之功 一段總收 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 振語氣方足 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 同疏士而不用是

李斯諫逐客書 今觀二 聖八 善成堂

使國無言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結完上文乃入時事必以為

滾滾入身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崑山在闕國 有隨和之寶 隨侯珠垂

明月之珠 珠光如服太阿之劍 干將歐冶二人作劍 乘織離之馬 離

駿馬 建翠鳳之旗 形以翠羽為鳳 樹靈鼉之鼓 鼉皮可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聲色之美動其心 此善說之術也 紛華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 說一折上是順 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 馱提不實外廐 馱名良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宕折可

其煩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後列也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

可則是宛珠之簪 宛地之飾 珠之瑱 瑱也 謂以瑱傅著于瑱 阿綃

之衣 齊東阿縣所 錦繡之飾 綠也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謂閑雅隨

俗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語氣肆宕采色爛然可以止矣又偏也再衍出下節壘弩穿甲勁勢未已。

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彼○囊汲瓶也缶瓦器擊叩彈搏皆所以節歌而歌呼鳴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樂記桑間濮上之音謂濮水之上桑林之間衛地也韶虞

武象者韶虞舜樂武象周樂異國之樂也說此戰國之習今棄擊壤而就鄭

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與前何也遙應今

取人則不然上邊事已多文已長不知如何收拾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取人正意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

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收拾前文又一句拓

開不殆逐客上妙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此下即完上意而更起一

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讓辭也就成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

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纔是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今乃

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黑也秦謂民為黔首以其頭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謂與諸侯立功業使

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

也一段始正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之玉二段山土不產於秦而願

忠者眾收完昔穆公四段○一篇大文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雖無補于民而增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內既無賢皆往事他求

許多難我之人資敵國等語而正意俱足秦王乃除逐客之

令復李斯官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

妙不在虛字助辭乎

卜居

楚詞

孟斯諫逐客書

四十九

善成堂

屈原既放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遂被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

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先敘卜乃往見太卜鄭詹尹

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策拂龜端正也筮著莖端

卜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寫肯屈原曰吾寧憫憫款款朴以忠乎將送

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細款誠實傾盡送往勞來謂隨俗

萌卯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遊徧謂也大人謂變寧誅鋤草

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媮幸遊徧也生乎知所從寧超然高舉以

保真乎將呢呢足訾資慄斯喔握伊伊如以事婦人乎保真謂

天真啞訾以言求媚也慄詭隨也斯語辭喔啞嘒呢以事婦人乎保真謂

強言笑貌婦人暗指懷王寵姬鄭袖不知所從四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

柱圓物絜比絜本方而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

乎駒馬之小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拖一句參差入妙寧與騏驥

充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騏驎千里馬充當也軛輶端橫木駕寧與

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不

無一句重沓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視辭畢下是詭詹尹世溷

濁而不清無限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二句起讒

人高張賢士無名溷濁不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無限感慨

煩慮似不要卜心詹尹乃釋筮而謝曰寫不肯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為尺而不足則有所短為寸而有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物指

也數有所不達神有所不通筮言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六有所字

字橫插此八龜筮誠不能知此事屈原疾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設為不知所從而假龜

卜居 古觀二 五平 善成堂

盛字將字到底語
意低昂隱隱自見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是襄王問於宋玉屈原弟子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

之甚也遺缺失也宋玉對曰唯一應然再有之三應願大

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委婉客有歌於郢中者郢都其始曰下

里巴人最下國中屬視而和者數千人屬聚也其為陽阿薤

露次下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和者亦眾其為陽春白雪高曲國中屬而

者不過數十人和者已寡數十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律紙最高之曲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和者甚寡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

彌高總上故烏有鳳而魚有鯢總下後總此先總後開法變鳳凰上擊九

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鳳凰下如許語善成堂

夫藩籬之鷓晏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鷓鴣鷓寫籬鷓鷓魚朝

發峴嶠之墟僕巒奇於碣傑石暮宿於孟諸峴嶠山在西北去嵩

之鬚鬚日曙碣石近海山名在冀北孟諸藪澤夫尺澤之鯢倪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寫鯢只下尺澤先喻之以物言品高俗不能知唯俗不

能知所以不合于俗也下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上用一故字

故字轉章意士亦有之夫聖人瑰規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為哉瑰偉也琦美也與

意想平空而來絕不下一實筆而騷情雅思絡繹奔赴固
軼羣之才也夫聖人一段單筆短掉不說盡不說明尤妙

